

佛教文化叢書①

佛教與佛學



江燦騰主編

龔鵬程 著

新文豐出版公司

佛教文化叢書 ①

龔鵬程 著

佛教與佛學

新文豐出版公司

印行

中華民國八十五年八月台一版

佛教文化叢書一

佛教與佛學

精裝一冊基價 二四・〇〇元
平裝 二二・〇〇元

版權

著作者 龔 鵬 程
發行人 高 本 釗
發行人 新文豐出版 股份 公司
印刷所 有限公司



所有

公司：台北市雙園街九十六號
電話：三〇六〇七五七・三〇八八六二四
門市部：台北市羅斯福路一段二十號八樓
電話：三四一五二九三・三四一五二九四
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〇六四九號
郵政劃撥：〇一〇〇四四二六號
傳真：三五六八〇七六・三〇二三八七〇

* 本書如有破損或缺頁・歡迎寄換 *

22934000 (精)
22934001 (平)

佛教文化叢書總序

本叢書的構想，最先是 by 新文豐出版公司的負責人高本釗先生提出的。高先生認為，台灣佛教在現階段有必要規劃一套新角度的文化叢書，以提供廣大讀者的需要。因為台灣佛教的發展，目前可以說已達前所未有的全盛時期，各界對佛教界的期待也相對提高許多，因此佛教出版界有必要針對此一社會需求，提供一系列包含思想、歷史、藝術和社會關懷等內涵的文化叢書。而承高先生厚愛，委由後學的我，來擔任主編的工作。

但是，瞭解國內佛教學術現況的人都知道，由於實際上有能力撰寫高水準作品的佛教學者並不多，再加上主題範圍要求多樣化和現代化，所以在約稿時，必定會遭到極大的困難。而且，在國內現有的成名學者裡，幾乎每個人都有一大堆稿債要還，要能得到彼等的時間允許和構思出新的題材，則更不知要等候到何時。因此，本叢書的主編，便難以照預定的計劃，在短時間內一一完成；而必須採取機動式的調整，視撰稿人的情況，來決定簽

約、交稿和出版的時間。所以，對本文文化叢書有期待的各界讀者，在現階段暫時仍無法獲得完整的出版目錄，而必須留意本叢書今後陸續發佈的出版訊息。這是要先請讀者諒解的一點。

不過，儘管如此，我個人既然擔任主編，便一定盡最大的努力來進行。在約稿時，儘量注意稿件內容的學術水平和主題的多元性。我不敢說，我約的稿件篇篇都是頂尖的。但是，我可以保證，在現階段，那是我所能約到的最理想的稿件。我相信，我個人在過去幾年的學術研究和對作品水平的要求，應是圈內人都或多或少瞭解的，也因此，我自信本叢書的出版，將不致於讓愛護我的讀者失望。所以在此請讀者支持，並期待本叢書各冊的相繼出版。謝謝！

江燦騰謹誌於一九九五年三月十八日

自序

我的佛學根基很淺，福緣也不深。早年喜歡禪，其實只是對禪境界的美感欣悅而已。記得小學課本中提到宋畫院考試，有題名「深山何處鐘」，畫者皆畫深山古剎，獨有一人畫老僧臨水佇聽，若聞鐘聲，故以此得雋。此境此意，令我印象深刻，並以為這就是禪的趣味了。

後來讀詩詞，常留意這類作品。在初中時寫武俠小說，也頗運用此等知識，如唐人詩：「安禪制毒龍」，我即杜撰某君修習安禪神功用以打敗毒龍尊者之類。少年好奇，而實不知禪也。撿拾一些禪的話頭、吟咏一些禪詩而已。偶讀吳經熊、南懷瑾諸先生論禪之書，亦喜其有助於文思、能興發生命的美感而已。

入大學後，讀熊十力《新唯識論》，才開始對他持論的根柢之一，老唯識論，備感好奇。又因治《莊子》，對章太炎那種以唯識學解釋莊子的路數，感到莫測高深。始發憤正正經經

讀點佛學。但我看了熊十力的《佛家名相通釋》和丁福保的《佛學大辭典》後，就逐漸不耐煩其名相辨析，又走回欣賞禪宗境界美感的路子上去了。

時我有同學林明峪，正通讀藝文印書館之《禪宗集成》，我也陪著讀了一遍。學校又正組織佛學社團「正智社」，同學曾月華等負責社務，我亦時預社集。可是我討厭那些訪寺拜僧的活動，只喜歡去該社借讀佛典，偶爾參與討論。那時《慧炬》雜誌不知何故，每期均寄來贈閱，啟我知識不少。我又正隨張之淦老師學詩，禪境佛事，頗添詩料，使我又與佛家親近了許多。張師有友人巴壺天先生，亦邃於禪學，隨侍聽其講《碧巖錄》等，亦頗有所獲。後來正智社創辦社刊，即拉拉雜雜地把我對禪與詩、禪與莊的看法寫成小文刊在上頭，受到指導老師簡立先生之謬賞，令我信心大增，所以就順著這個方向弄了一陣。

然此並非真正的禪學，只是文士談禪，口頭筆下的工夫。對禪修及禪門儀軌，我是不懂也無興趣的；對於禪宗內部的理論問題，亦不甚了了。待人研究所，治魏晉南北朝隋唐一段思想文化史，才發現這樣是不行的。因為我的禪學知識根本無法處理魏晉南北朝這一段，而且那種美感欣悅體會的知識，也不能幫助我理解這段時期的佛學發展和思想爭端。這才開始自我調整，把佛學從般若六家七宗重新認識起。

我碩士論文《孔穎達周易正義研究》中，就有一部分探索了魏晉南北朝佛教發展到唐初，和儒家所產生的衝突與融合。到博士論文《江西詩社宗派研究》中，更深入討論了詩與禪的

關係，以唯識學「轉識成智」的架構重新釐析此一問題。這些，都是我後來較能掌握般若空觀、唯識及禪宗之理論與歷史時做的。理趣漸濃、美感益滴，代表了我個人在佛學研究上的一個轉折。

但我的理解仍是不夠的。因為我並不是從教史、教理、各宗派發展等一路理解下來。原始佛教、部派佛教，俱罕涉獵；空有雙輪，所知亦不充分。我是倒過來，由莊子、儒學、詩詞而進入禪，再由禪上溯一部分中觀與唯識。觀流而未竟源，窮枝末而不達其大體。偶一思之，輒多悵悵。

幸而機緣未斷，我受邀協助高忠信、張樸諸先生開辦中華道教學院，規劃課程、整理道籍。這時，道教與佛教的關係，很引起我的興趣，我也覺得這是我可以著力發揮之處。因為歷來儒者多對二教懵然，佛教道教也不見得理解對方，治史者遇到佛道融攝或衝突的問題，輒不能處理。所以先後寫了〈成玄英莊子疏與佛教〉〈晚唐的禪宗與道教〉〈攝道歸佛的儒者焦竑〉〈黃宗義與道教〉等文，所論雖僅一人一事，實欲藉此以見隋唐兩宋以迄明代佛道關係之一斑。我研究佛學，至此可說又有了一次小轉折。

又適巧開創靈鷲山道場的般若文教基金會委我主持國際佛學研究中心。我即藉此類聚圖書、建立國際佛學研究資訊庫、舉辦學術會議、出版佛學論著、推動翻譯、辦理專案委託研究，有一度還擬籌辦個世界禪學院。凡此等等，雖然只是學術行政的工作，替學界服務、為

佛教做點事，有些捨己徇人的味道，但其實幫別人也就是幫自己。它使我對佛教事務及佛學有更多的理解，開始熟悉國際間佛學研究的狀況。對於一個佛教教團，應該在社會上扮演什麼角色、發揮什麼功能，教團與教團之間須如何協調配合、教團內都應如何組織管理以發展，亦漸有人乎其內的認識。

隨後我即進入行政院大陸委員會任職，負責處理兩岸文教交流業務。因宗教交流為其中重要一環，我亦特別看重這一部分，故任內舉辦過多次兩岸宗教交流的研討會，開過許多宗教的諮詢會議，也制定了相關法規。替宗教交流奠定了一些基礎。而也使我對宗教與政治、社會、經濟、文化間的關係，有了更多的體會；對佛教與其他宗教間的互動，有較準確的掌握。

因此，若回顧起來，我大學時期研究的只是佛學，且是美感的、文學的；第二階段講佛學，則是學術的、思想的；至此始進而了解佛教事務，是宗教的、社會的。

此一歷程，不免曲折，然亦正可以顯示，佛教與佛學至為深邃，博大難窮。我在學習的過程中，因乏指導，獨力摸索，故走了這些彎路，至今仍然未窺堂奧，實在感到慚愧與遺憾。但是，天下事有失必有得，辛苦耕耘便不會沒有收穫，我也很慶幸我能有這些曲折、能具這些因緣。畢竟，很少人能同時對佛教與佛學有文學美感的、思想學術的、以及宗教社會的認識。我之認識雖還淺薄，但這些視野與經驗，不僅能幫我繼續從較寬廣的角度去看待佛

教與佛學，也能與我的文史哲社會學研究結合起來。這不是國內外一般講佛學、談教務的人可以辦到的。其次，我研究佛學，因非科班出身，乃野狐禪漸修而欲成正果，故取徑與國內各佛學院系統、各哲學系之講佛學者、各教團社團之佛學教席，均不甚相同，剛好也可以提供給他們一個對照，優點與缺點皆可取鑒。

這也是編輯這些文稿成書提供學界參考的原因。文分三卷，一是文學與佛教、二是佛學與佛教、三是儒道與佛教。大抵即代表了我對佛學的文學美感研究、對佛學的思想研究、以及宗教社會性的研究。

這些文章，寫作時間長達二十多年，精粗不一，但主要觀點是一致的。它們能結集出版，要感謝江燦騰及高本釗先生。在江先生與藍吉富先生所編台海兩岸佛學研究者名冊中，並沒有把我列入國內佛學研究者的陣營中去，我本來也不以研究佛教著稱。現在能提供這些文稿供學界參考，廁身於佛學研究者之林，我覺得很榮幸。但教外別傳究竟能否為正宗方家所印可呢？尚祈海內方聞，有以教我。

中華民國八十四年九月寫於佛光大學籌備處

提要

本書包含作者對佛教教理與教史的研究，全書分成三個部份。一是文學美感的角度，討論佛教與文學的關係，尤其集中探索詩與禪之問題。第二部份，轉而由哲理思想的角度，研究佛教在傳入中國以後，其教理教義與儒家道教發生的複雜關聯，從遭受排斥，到逐漸融合與創造，構成佛教發展史之特殊脈絡。本書對此脈絡，有深入之討論。第三部份，則從宗教社會學的角度，分析佛教在當代社會的處境及其發展之道。對於佛教內部存在的反智論、返本論、結合企業管理等思潮及現象，有所評議，也對佛教之未來，有所展望。

卷一

文學與佛教

佛教與佛學

叢書總序

自序

目錄

卷一 文學與佛教

一、禪說王維詩·····	一
二、李商隱與佛教·····	五
三、論「學詩如學道」·····	三〇

目次

佛教與佛學

四、釋「學詩如參禪」	五二
五、袁中郎的佛教與文學	一六五

卷二 佛學與佛教

一、佛學與學佛	二一七
二、佛教與企業管理	二三四
三、兩岸佛教的互動	二五二
四、佛學雜議	二七一
(一)莊釋合論	二七一
(二)論啞響	二七四
(三)說禪機	二七七
(四)背叛佛陀	二九二
(五)淨土上的烽煙	二九六
(六)宗教博物館	二九九
(七)佛教辦大學	三〇三
(八)佛學的研究	三〇五

卷三 儒道與佛教

一、孔穎達《周易正義》與佛教	三一三
二、成玄英《莊子疏》與佛教	三四六
三、晚唐的禪宗與道教	三八九
四、攝道歸佛的儒者：焦竑	四一六

附錄

宗教與生命禮俗	四七七
---------	-----

禪說王維詩

昔趙鐵巖有謂：「右丞通禪理，故語無背觸，甜徹中邊。空中之音、水中之影也。香之於沈實也、果之於木瓜也、酒之於健康也。使人索之於離即之境，驟欲去之而不可得。蓋空諸所有而獨契其宗」（《右丞集箋注序》）。語雖不謬，後人輾轉遂誤。既知摩詰通禪理，即刻意於詩中求之，轉成大失。舛錯音義，破析詩句，傳會比相，自以為其禪機見矣。不知其詩非如是也。

維友綦毋潛。詩亦屹麗峭蒨，善寫方外之情。然其為詩，如「香剎夜忘歸，風清古殿扉。鐙明方丈室，珠繫比丘衣。白日傳心淨，青蓮喻法微。天花落不盡，處處鳥啣飛。」之類，幾句句嵌佛典故實。雖融乎景中，點化入妙，令人不覺，要與王維異（摩詰亦有用釋典字句者，非全然廓去）。韓子蒼贈趙伯魚詩曰：「學詩當如初參禪，未悟且遍參諸方，一朝參罷正法眼，信手拈出皆成章。」詩人為詩，如是而已。禪者，乃自人心內存之反省與力行

體驗間，所探得一虛明寂靜世界耳。故形之於詩，多空靈之境；涵理趣雋永、神韻澹遠之風。薰修自悟，而後「身心自在」之境可得。「欲使清風傳萬古，須如明月印千江」（趙松雪句）心靜則明，明則通。通天地之靈，合宇宙之本，遂見萬物間之安定與和諧。故冥通大道，物我兩忘，與之為一。素心一片，皎皎肅穆，則格在其中，道亦在其中也。莊生所謂「聖人心靜乎！天地之鑑也，萬物之鏡也。」虛徹靈台則萬物融爾。故東坡送寥參詩曰：「欲令詩語妙，無厭空與靜，靜故了群動，空故納萬境。」修淨土者，自靜其心，方寸居然蓮界；習禪坐者，亦求其靜而已。達禪之理，則大地盡作蒲團。茲為根本，為道藝者，須從根本求生死，豈自支流問清濁哉？道因人而垂文，人因文以明道，道心匪在人心之外。水靜猶明，而矧精神？故曰：「陶鈞文思，貴在虛靜。疏淪五藏，澡雪精神。」（《文心雕龍·神思篇》）心與景合，神與物契，妙體天機，則會心之處，必不在遠，一花一葉皆為菩提世界；一丘一壑俱是汪洋嵩嶽。洗心以定，靜慮凝思，既悟天地之玄機，詩亦無往而不自得（虛而無所不包故曰玄），機趣盎然，噴薄而出，初不自知也。由人格精神中，自然流出。倪雲林曰：「余之竹，聊以寫胸中逸氣耳。」右丞之詩亦然。程頤所謂「萬物靜觀皆自得」者，摩詰為詩之心境也。此所謂深於禪義。故其詩恒於一丘一壑、一草一木間，吞吐清韻無限。蓋學主修習——習者，官能之作用，雖當念常遷，而必有餘勢續流不絕——至其所會，乃在悟人，呂居仁童蒙訓謂作文須悟人，此之謂歟！「禪道惟在妙悟，詩道亦在妙悟。」（